



似水流年

一场生命的换季

□缪群丹

仲冬时节，已近新春，南国的土地似乎格外受到阳光的眷顾，淡了几分萧瑟冷冽，添了些许舒展和煦。近山湖畔的金色芦苇荡绵延数公里，与一片杂草丛生的田野相交，云高天阔，长风肃肃。于西北一侧小丘放眼望去，目光所及之处，伫立着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。

树叶随风翩跹，清雅而灵动，洒脱而轻盈，令人想起诗人的话语：“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。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树叶从树枝树桠依依惜别了大树，在空中和风轻歌燕舞。叶子这般深情曼舞，是在寻找它的故乡，抑或寻找它的回归之路？

望着飘飘扬扬、洒洒落落的树叶，我深思良久。叶子从春的萌芽初发、黄绿眉眼，在浩瀚的宇宙中无忧无虑地伸展，新奇地东张西望；到夏的翠绿饱满、生机勃勃，一片片充盈着青春的活力，俏皮又可爱，懵懂又敏感，烦恼也快乐；以至秋的风雨兼程，傲霜历练，接受着自然的弹性敲打，丰富着生命的灿烂与旷达，从而走向自我的成熟与明理；直到冬的沉静内敛，从容恬适，历经酷寒凛冽，冷风刺骨，或晃晃乎悬于枝头，顽强而坚韧，或悠悠乎归于地表，优雅而淡然。经历过四季的变换，叶子终于收获了“娉娉世界，自在行之”的心灵感悟。它的叶面叶脉也慢慢煎熬成了青绿色、麦绿色、鹅黄色、橘红色、酒红色、赭红色，斑斓多姿。乘着暖风，和着细雨，来一场隆重的生命告别，在苍茫的天地间发出“沙沙沙”的一阵阵冷冷天籁之音。每片豆荚似的叶子看似平常，却蕴含着植物的来源与回归的自然法则。它是四季的见证者，是时光的记录者，也是岁月的守望者。

树叶的人生多么短暂。一年光阴就是树叶的整个人生。可是它们明白，这是大自然的恒定规律。它们懂得，懂得在告别世间时把最美的舞姿、最妙的音乐呈现给这个人类世界。它们没有苦苦留恋，没有叹息哀伤。因为它们知道为何而生，

为何而去。生命的价值仅仅在于完整地活过，快乐地活过。当告别来临的那一刻，它们在半空中洋洋洒洒地亮相，以表示一种真挚的感恩。感恩世间带给它们的生命温情，感恩大地给予它们的生命滋养。它们用自己整个身躯匍匐地贴近大地，吻别故土。这是应有的感恩，这是慈悲的感恩。

当夜幕将临，起风下雨。起风仍下雨。清晨朝霞渐渐染红了群山，一片片叶子彻底化为一堆溶于泥土地里的灰烬。它把一切都归还给这个世界。一切，它所有的一切。让有限的生命在爱的传递中成为无限。

叶子是流淌的音符，演绎着风和光的寄语。倦飞的鸟儿偶尔在枝杈上停驻，转动脑袋左顾右盼，随后稍稍抖动翅膀，迈着纤细的小腿腾挪跳跃，藏身于叶间。清风拂过山野，带起树叶一阵战栗的“飒飒”声；叶柄牵动枝条，亲昵地撒娇时的“簌簌”声；叶子亲密无间，呢喃细语时的“沙沙”声，像古老而隽永的音律，探寻时间的潺湲和起伏。民间有一门技艺，谓之“啸叶”（也称“吹叶”），取平展的树叶为器，将其置于双唇之间，变化唇部气流震动发声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二》有载：“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，谓之八音。金木之音，击而成乐……啸叶，衔叶而啸，其声清震，橘柚尤善。”以叶入乐，吹奏之音可清越，可婉转，可高亢，可低徊，似鸟鸣虫啾，凤吟鸾吹，又似月下竹影，空谷幽兰。悠悠琼叶声，寥寥千古意。清晨和黄昏的田野间常常有牧童坐在牛背上，吹着树叶，自得其乐的悠闲令人羡慕不已。

时间也将叶子的身影镌刻在精美的陶瓷上。剔除叶肉，把完整的叶茎和叶脉贴于已施黑釉的器物内。历经封窑的精心酝酿，烧窑的漫长等待，在熊熊烈焰反复雕琢下，火与土相互碰撞，釉与叶彼此交融，于是碧叶化蝶，木落成灰，在釉面刻写了专属它的瞬时印记。出窑注水后，叶片由盏底逐渐显现，如同浮云凌空，重

新焕发出生机。墨分五色，计白当黑，古朴厚重的乌色盏面和温润内敛的秋香色剪影相映成趣，展现了淡然雅致的宋代美学。一碗藏尽世间色，唯留盏底半片香。一件木叶盏，一处烈火的印迹，道尽千年的传世风雅，一朝清欢。

世间的叶子各有归处，有轻衔唇畔的啸叶，有静偃瓯底的木叶盏，也有细刻梵语的贝叶经。贝叶经发源于古印度，古印度人采集贝多罗树叶，用叶子来书写佛教经文。因为贝叶耐磨轻便，千百年后的字迹仍可被清晰辨认，所以贝叶成为经文刻写的珍贵纸张。唐代的玄奘大师西去取经，取回六百多卷贝叶经。贞观十九年夏六月，玄奘居长安弘福寺，“丁卯，法师方操贝叶开演梵文”（《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六》）。翻译后的贝叶经珍藏在大雁塔中，普陀山也有幸收藏着贝叶经。据说“得见贝叶真经如见佛面。能拥藏贝叶经一叶者，即结万缘”。柳宗元也曾在晨起漱洁衣后，“闲持贝叶书，步出东斋读”。如今贝叶经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是全世界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佛教经典。

一片树叶，一个小小的叶子生命。在方寸之地上记录着佛陀的慈悲与智慧。正是这一叶叶带着两千五百多年厚重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，用它有限的生命以经文的形式让人类通过心灵的息息相通，感受它身上的佛教文化与历史渊源。贝叶的生命在不经意间留下美好，成为永恒。

一场生命的换季，只是生命的一种变化，也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。因为生命可以在有限中孕育无限，将刹那幻化作永恒。譬如深山古刹旁的那棵鹅耳枥；譬如琉璃飞檐下的一只风铃；譬如斑驳木匣里的一把长命锁；譬如篆纹汐浪中的一枚琥珀；譬如浣花小笺上的一滴残墨；譬如熏枝熏炉内的一抹余香。生命都在这日月不淹，星河流转中上演着延续与无限，不朽与永恒。

诗风雅韵

彼岸千年

(组章)

□柳文龙

行走的江南

荆棘丛生的河堤，却是水乡苍茫的精神领地，它登高可望远，它涉水即入世。

两岸苜蓿一夜之间盛开，像打通连接了整个一条河道，昭示某种意义的季节轮替。

石榴籽袒露粒粒粉红的心事，小木船的舱板开始速朽了，而掀不起一朵浪花。溜过石埠的轻风却一笑而过，吻合大地之光。

整齐划一的田亩，年复一年，复耕出巨大的土地财富。没有一个季节，如此畅快淋漓地收割一切喜悦，获取丰收的快乐。

到了晚上，月光像一只空船，人已渡河到了街上，情感被萤火虫缠绵良久，最后还得带上纺织娘悄悄地去，乡村生活留在一片蛙鸣声中。

蚱蜢用双臂锯断丝瓜的藤蔓，让苍老的丝瓜落地为安，就算蜕化为干瘪的丝瓜精，也要烂在自家田里，也算老有所归。

堤岸下，竹岭发出乐器一样的共鸣声，一会儿工夫，如高亢的铜钹，半夜里，吵得人有点口渴难耐，火冒三丈。而许多无名小虫却听得入迷，一起跟着撒欢。它们不欺生，只是以叫声解忧。到了早晨，成为草叶上一粒粒露珠。

我的竹林村

拾级而上，一片片飘落在我身上竹叶，发出薄荷叶的味道。这种被称为青皮竹的竹子，有一点薄荷香。

林中幽深，好闻的薄荷味呀，像多年前恋人身上的伤感气息，深深地拨开记忆中的乱枝散叶。

竹叶并非发物，它辛凉，性易于解热，口含一片可以清凉祛火，清心解忧。口干舌燥，脸红目赤的青春呵——来得短暂而快乐，去得无奈与寂寞。

现在的我已无汗可发，留一枚青翠的叶子吹响久远的回忆。此时，有一股温风初起的感觉，身体禁不住一阵颤栗，我必须回望身后的曲折小道，是否为一片叶，一段冥想……产生全身而返的勇气。小路弯弯，时光漫漫，竹林深处，淡淡的云雾，给了我太多的宽容。绕开这样的世事，也将告别年复一年的庸俗生活。

我摇动青皮竹更为虬劲的枝干，迎风飞舞，从江南水乡的黏土扎根，发出薄荷般久远绵长的芳香。

小城深处

隐居在小弄堂的神秘植物，不是月季、玉兰和蝴蝶兰，也非菖蒲、文竹与铜钱草，而是破脸盆上种的一把香葱。

她看起来纤细、羸弱，却葱郁而富有生机，房前屋后，在盆里，罐里，甚至纸盒里，一簇簇随意地生长，带来市井生活的烟火味。

她不需要太多的土壤和肥料，也不需要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，只要是活着，就呈现一片明净的绿意。一夜间倏然抽条，几片葱叶之间，会伸出长长对等的“花轴”，顶端开有白色花朵，那花却是由许多小花朵筑起的一个“花亭”。

秋风秋雨来得早，人们能听到沿屋大运河水涨的拍打声。小葱愈加清秀，也愈加苍翠，风中微微地摇曳，似在低头私语，也像耳鬓厮磨，一副恬然的样子。

天井中，宽大的芭蕉叶热情已经消退，杉木窗棂打开了古旧的花纹。蹲守的招财猫蹭完了百家饭，一截短尾，活成了老鼠喜欢的样子。

盆栽的小葱依旧灿烂如初，发出辛辣的气息，让那些蚊虫百脚不敢觊觎，也不敢随意拂动朝露的余晖。

栽入弄堂旁的小葱，在昏暗的屋内，以有限的光线，从容地蜕去繁芜，蜕去浮华，清新脱俗，打开了一扇天窗……

心香一瓣

一只鸟的来与去

□木兰花

昨晚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连梦里也是。究竟，缺氧是怎么一回事？

我一次次地验证，缺氧——是不是如我在被窝里闷得透不过气来？

如果是，那么作为一只雏鸟，弱小的它，是不是曾经在小小的空间里拼命地啼鸣、挣扎和抗衡？

它临走时，是没有瞑目的。我明白，一切原因都在于我。它一定是带着深深的困惑、或许还有怨恨，走了。

我怎么会想到，仅仅一顿饭的工夫，这只小鸟便在泡沫盒子里窒息。

掀开盖子的那一刻，它脑袋低垂，眼睑微闭，无力地靠在泡沫箱边缘，只剩一丝微弱的呼吸支撑着它柔弱的身子。

我想用手托起它，发现它纤细的小爪子却紧紧地攥在铺设的干草上。蓦地让我想起“救命稻草”这个词——此刻的小鸟无依无靠，在生死面前，它能够抓住的，仅仅是一根稻草。但是它大概不会知道，这根稻草终究只是一根稻草。

在那苍凉的眼神里，它是孤独的、忧郁的。我相信它所有的心事，一定牵挂着它的那个家，那个失散的巢，那个相依为命的家。

它早已生机不再。小鸟原本略显丰满的身躯骤然变得消瘦无力，我以为它挣扎累了、渴了，勉强地扶着它的头，喝了点水。我以为它就此可以起死回生。然而，只是几分钟的时间，它的身体就莫名不动了。

我顿时手足无措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我有些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：“就这样……没了吗？”

此时的它，眼皮翻白，那个黯然失色的眼眸斜斜地指向我，我的内心顿时有无数的谴责袭来，如无数的针刺向我。是我，无端地结束了它的生命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虚弱的雏鸟不宜强行喂水。

这只雏鸟，是我救回来的。我的无

知，竟然加速了它的离去。

当时，它在水潭里扑腾，刚好被我遇见。我立即脱了手套，裹紧它往家跑。它全身湿漉漉的。黑色的双翅，黄色的小肚，乌溜溜的眸子好像还没睡醒。我轻轻地朝它呼气，视若掌心的珍宝。它似乎感受到了一丝丝的暖意，半耷拉的脑袋扭过头来，望向我。它是否在那一刻，重温到了曾依偎在母亲身旁的那份温暖？它的家，在哪片未知的树林里？它又是怎么跌进这潭冷水里的？

我知道，这只鸟的走失，意味着一个鸟巢的失序，一定还有与它一样的雏鸟嗷嗷待哺，抑或同样被寒风暴雨打落，落魄在别处。

这只雏鸟，似乎没有忘记飞翔的本能。它羽翼未丰，还不能完全独立，就已向往着外面的世界。它飞上窗子，扑腾几下，或许过于急切，一头撞在了玻璃上。它定了定神，呆呆地望着窗外，它不知道那个敞亮的世界，为何如此遥不可及？

渐渐地，这只小鸟飞扑到屋顶的灯线上安静地俯瞰片刻；或停留在衣架上，注视着陌生的一切；它也会跳到窗帘上，因站不稳脚跟而掉到地上；有几次居然轻盈地落在我的手臂上。我惊讶于它对它的亲近，我丝毫不敢惊动它，只用余光悄悄地掠过，任它在我的衣袖上悠闲地踱步。

它与我，共享着这一份意外的美好。我暖暖的手臂成了它打盹的靠垫，我成了它一个安心栖息的歇处。从小到大，从未能这么近距离地与小鸟接触，更不曾有小生命在我的掌心停留过。我总是憧憬着能像鲁迅先生笔下写的——在支起的竹筛下，偶尔能逮到一只小小的麻雀。但事实上，这样的机会总是太渺茫，鸟类对我们，总是敬而远之。

我想起冯骥才先生写《珍珠鸟》中的一句话：“信赖，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

界。”一瞬间，我深深感动于这份小小的信赖，这小小的信赖，给了我一丝无法言语的喜悦。小鸟依人，依人的，是这份毫无保留的托付。

趁它打盹，我用心温柔地环着它，轻轻抚过它光滑的羽毛。此时，它被我拥有着，我已心满意足。

我惊喜于这样的小生命来相伴。我甚至已经想好了，买只鸟笼，让它自由地在屋子里练习飞翔。它静静地伏在我手心中，我亲昵地对它低语：“你还那么小，我可不放心现在就把你放回森林里去。”

只是一个瞬间，如此蹦跶的小生命，说没就没了。我总觉得是自己的一时疏忽害了它。父亲安慰我，鸟跟人一样是有天命的，要走的总归要走的。

几天之后，我看见路边有几只枯瘦死去的小鸟。那些小鸟与我当初救回来的那只一模一样，小得那么微不足道，那么令人心疼。它们像无数的小鱼、小虾，甚至更渺小的虫蚁一样，那些生命终其一生，或许也就只有短短的一季。它们的一生，是由不得自己的，或许稍有不慎，就会在某个未预料的时刻，悄然终结生命。它们的生与死，无人问津。

这些小生命的命运何尝不是我救起的那只小鸟的命运呢？它们来了，又匆匆走了。如果越过了这个季节，它们就可以翱翔在春风里，飞舞在蓝天白云下，享受四季的阳光雨露……

然而，小小的生命终究抵挡不了寒冬的侵袭。生命的意义在于飞翔，而它们却飞不过一个凛冽的冬季。

一只鸟的离开，如同世间万物一样，默默地出生，默默地逝去。它们的来与去，如同飘落的黄叶一般，轻得好像从未存在过。我相信，它们的父母一定是孤独的，在空落的鸟巢里，它们怀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希望，无限地盼着孩子们归来的身影。到最后，只剩下茫然的回望……